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三十九回 師兄師弟爭衣鉢 秉教神王護法門

世間最難得，兄弟出同胞。
財產世未易，妻孥人合交。
怎如天台義，兄愛弟恭高。

神將聽得瓜精之言，笑道：「看你一個青皮夯貨、爛肚東西，說什麼不勞刑罰剿滅他的地方，能使他遠離人心，一歸蕩盡。」瓜精答道：「上聖莫輕覬了我等，雖然外貌青皮，內抱赤膽，在世間專與人解煩消渴，口蜜舌甜，何嘗與世相侮，不分個青白？就是我眾子，個個出世，遇著那潑嘴潑舌的，緊鬥牙關，不饒讓他分毫，他也只是把一點仁心相對。只因有這一點謙遜仁心，便是傷害了他生出枝葉，他也不計仇，不抱怨。我眾子為甚不計仇抱怨？他說道，我同父同母一胞胎流來血脈，弟兄甚多，千百之中，若留得一個兄或是一個弟，生出枝葉來，兄弟生的子便是己之子，一般都是同胞胎來的血脈。只因眾子存了這一點仁心，你看他代代相傳，劫劫不滅，子孫充滿世間。高門大戶，富屋貴階，哪裡不是他積德？」神將聽了笑道：「這精靈語句雖支離怪誕，倒也有幾分合理。吾神日遊萬方，要去監察這不遜讓的弟兄，輕則災殃，重則禍害，不暇在此混擾。汝既有處治這魔的地方，可將邪魔叫你眾子押去。」瓜精道：「願借神力捆縛住他，莫教逃走。」神將乃就瓜精身上摘了兩根藤兒，吹口神氣，變了兩條索子，把二魔拴縛，交付與眾子，乃化一道金光去了。伍相與管、鮑也各相拱手辭去。眾子精把兩個邪魔押著，乃問瓜精道：「多事的老子，費了許多功夫氣力，虧神聖們降服了這魔，你便隨他們剿滅處治，卻又討他這差，押甚麼地方。倘拴縛不緊，遇著那逃走了的一黨來救他們，卻不又費精力？」瓜精笑道：「汝等小子只知說今日現成言語，哪裡知道前輩事實來歷，卻有個緣故。」眾子道：「有甚緣故，我等不知。請說請說。」瓜精乃說道：

自小生來原有種，長在富家膏腴隴。
只因兄弟兩謙和，把吾寶重如古董。
可恨賊人揪斷藤，雙雙偷去將人哄。
哄了人鈔二十貫，贖藥醫兄情亦勇。
萬聖寺內有高僧，行者買去祈恩寵。
高僧不吃疑與嗟，這段根因說惶恐。
公道老叟解紛爭，把吾剖來暗譏諷。
不想正氣遇邪魔，大眾交鋒各逞猛。
金甲神將顯威靈，助我擒邪扶道統。
根因原自出僧人，高僧斷不留他種。

眾子精聽了，道：「原來前情這般委曲。如今押他寺中，憑高僧處分罷了。」

卻說公道老叟在亭子上扯著向今，遞了一半甜瓜與他。他吃得心中涼爽，那老叟見了他意思轉過些好顏色，乃乘著天氣炎熱，說道：「與弟兄爭財奪產，且莫說曲直，只說這炎天酷暑有甚要緊，忙忙碌碌？萬一傷兄，這罪怎當？家私、性命不保，萬一自己受了暑熱成病，卻也真真有甚要緊。」向今一則是邪魔被瓜精逐出在外，一則是涼瓜逼去煩心，聽了老叟公道一語，便省悟起來，向老叟說道：「承尊鄰教誨，小子何苦執迷不悟？只是既已與兄爭競一番，彼此言語成仇，怎便甘休了？老鄰尊，再教誨小子一個和睦方法。」老叟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你弟兄當年都是孝順的，後轉變了不孝不順情節。雖說是你令尊在日娶繼一宗自錯，卻也有些古怪。我昨日起得天早，見你家屋上有一樁古怪，不必說破。但寺中高僧深知，如今佛門廣大慈悲，須知到寺中請教他們，自有度脫的功德。」當下向今如夢方醒，隨著老叟到得寺來。卻好祖師與三弟子正收拾行李，要離寺前行，卻遇著老叟與向今到來。向今向祖師前稽首，自行懺悔。祖師把慧光一照，已知向今改心轉意的根因，卻又知瓜精押著邪魔來寺的情節，總是方便慈悲度化，便側著道眼之眸不言，過了半晌，乃說一偈道：

無情有情，邪魔妄行。
謙光合德，大道乃明。

向今聽了，拜謝道：「小子回家，只一味做個有情，謙讓吾兄便了。」說罷，扯著公道老叟，拜辭祖師眾僧，往山門外去了。

瓜精押著邪魔，專聽高僧處治，卻遇著祖師說偈，乃悟道：「即如偈意，便是處分。」乃指著二魔問道：「汝聽僧偈，知悟了麼？如不悟，說不得押你赴冥司；若是悟得，當速改正。」二魔泣道：「禪語明明說邪魔生妄，不明大道，以致有情作了無情。我今悔卻，願歸謙讓也。」瓜精聽了，叫二魔發個咒誓。邪魔道：「我已改悔，出自本心。若不自本心，便發誓何用？古語說得好，信不由衷，質無益也。」瓜精聽了，不覺心生歡喜，把二魔放了捆縛。那藤子原是自己身上的，復還了己身。那邪魔飛空走了，說道：「騙了他去也。」瓜精見他騙走了，卻不敢衝犯高僧陽神正氣，乃與眾子埋怨說道：「都是我包攬了押邪魔到寺中，與僧人們處治他。誰料高僧說偈，只度脫了生人向今，卻不能把這邪魔度化。」眾子精說道：「人心得度復明，惟有這魔心奸狡，非神將威靈，怎治得他？」瓜精聽了，隨向空中禱告，呼動神將來臨，見了瓜精，便問：「你押的邪魔，地方怎生處治？」瓜精道：「實不敢欺瞞上聖，當初根因，原係寺中東度高僧師徒生出。如今解與他們處治，一則知佛門廣大，能度化邪魔，不勞斧鉞，一則我等根因，得以超脫。誰叫高僧說了一偈，只度了生人弟兄心意，這邪魔卻使個騙法兒走了。」神將道：「南方有一派儒門大理，專度生人，西方有這禪機，專消魔孽。這邪如何不悟？」眾子精道：「悟也悟了，他因叫解了繩捆，我們因叫他發誓。他道：出自本心，咒誓何用？當初只該叫他發了誓，後放繩索。不想放了繩索，他卻騙走了。」神將聽了笑道：「誰叫你以疑招疑，動了他個不信志念？」瓜精問道：「何謂以疑招疑？」神將道：「世有一語說得好，『物必先腐，而後蟲生。』人必先疑，而後讒人。你叫他發誓，是先疑也。他奸狡不情，就生出疑來，便騙走了。但這等狡騙邪魔能騙得你，怎能騙得吾虛空往來、監察善惡神將？汝等且不必疑慮了，當抱著吃，心中涼，濟度世人煩渴，將要熟明正理，莫要與生人吃口白舌。」瓜精等聽了神諭，退散去了。

這神將神目如電，便照見二魔脫了索，走在半空，四下裡尋頭路。他看見四海之內，不愛不敬的弟兄頗多，不遜不悌的男女甚眾。莫說俗人，便是出家的僧道，借名師兄師弟，本是異姓同門，有等好的勝如骨肉，有等不好的，爭奪不讓，更俗人。他這一等在道叛道，也都是這邪魔鼓弄。卻好二魔四方觀看，只見萬聖寺中，就是那買瓜行者的主僧，只因他不審瓜之來歷，妄獻老祖師徒。老祖不受他的，回去剖開，徒子徒孫吃了。哪知這瓜卻是那義氣之弟敬祭兄的。妄自吃了，便惹出一種不義不敬的根因。這老僧有三四個徒弟，為分衣鉢不均，大家正在那裡爭爭講講。卻說神將照見二魔在半空，隨駕雲追上，大喝一聲：「邪魔行騙逃走，往哪裡去！」二魔見了，魂裡生魂，飛越天外之外，尋地方要走。卻好老僧家徒弟，正吵吵鬧鬧，他卻一直下投，忙躲入眾徒弟之腹。神將見了，笑道：「這業障人生門，你怎知高僧住處毫髮不容？我且饒他，諒自有釋門秉教。」神將一道金光去了。

這二魔潛形在僧徒腹內。後有說出家爭衣鉢的邪魔更熾五言四句說道：

既已入空門，當思離世法。
貪嗔何更凶，墮入惡羅剎。

卻說祖師師徒正要辭別寺僧前行，只聽得僧房嚷鬧。道副乃問方丈主僧：「何事僧房這等嚷鬧？」主僧道：「師兄不問，我卻也不敢說。想師父們在寺中開講的是孝悌道理，度化的是不遜讓人心，成就功德，隱顯神通，誰不稱贊？怎麼往來善信聽聞目見，

感化的不少，卻偏是本寺中師兄師弟，為分析衣鉢，倒爭競異常？」道副聽得，乃合掌向著祖師說道：「這種孽障，說不得還要驚動我師，借重道力。」祖師把慧光一照，笑道：「孽障果是又要費片言覺悟。事在汝等，只恐非一時能化。汝等且把行囊放下，靜室再借一宵。」主僧道：「正欲師尊留駕，多住幾日，把這爭端與他們息了。」這方丈主僧一面說，一面叫行者去喚了爭衣鉢的眾和尚來。不移時，只見那獻瓜的老僧帶著幾個小和尚，走到靜室門外，伺候進參祖師。祖師乃向道副說道：「我曾云，獻瓜妖孽是那一等使他來迷弄我等，不可令人吾靜室，使他犯吾秉教執法，汝當令他出方丈之外。除了他們這等邪魔，自然各選個異姓同居的敬愛。」道副聽了，乃問道：「師尊，弟子一向也不曾聞得，靜室中怎麼他們進入便犯了秉教執法？」祖師道：「吾靜室便是不擾執法秉教。我等既奉教居中，豈容紛紛外魔來擾？此魔一人，自是執法，以法滅其魔，豈不於他有損？」尼總持聽了，在旁問道：「師尊，此等邪魔擾亂這不明道理與不知愛敬的和尚，正要剿滅其形，如何倒留其跡，以成其惡？」祖師笑道：「汝哪裡知，正是吾門方便，令其自悟，成就和尚功德，安比世俗驅魔，直滅其黨？」尼總持聽了，便覺悟了，乃出靜室向僧徒說：「吾師尊方才入定，眾位可到方丈外少候。」眾僧依從，出得方丈，到得大殿上來，各各議論。也有說「祖師師徒談禪論道，微妙無窮」的；也有說「祖師師徒正倫明理，演化不孝不忠」的；也有說「祖師不言，但只叫徒弟高談闊論度人」的。眾僧沒有那邪魔在腹的，和容悅色，相親相愛，講一回「祖師未嘗吝教，就是不言，也有授人至妙道理之處」。卻又說一回「那個施主家有經醮，那個師父到甚施主家去募緣」，你道「師兄師弟不可爭競衣鉢，分散了門徒」。我道「師父那老和尚，不該暗有偏心」。紛紛講論，都不關心。只有邪魔躲入腹中的兩個徒弟，狠狠的心胸，忿忿的氣色，你嗔我，我怪你。他既聽方丈主僧喚來，又聽得尼總持吩咐，只得在殿上等候下落。

卻說尼總持與道副、道育三個，領了祖師旨意，方才出靜室，到外堂無人處所。只見一個行者捧著一個鉢盂，持著一根錫杖，向三師說道：「聞知師父們出殿公評，我家師父們分析衣鉢，這鉢杖是我太師父叫我送上，千萬公評，說幾句向他的話。」道副見了，笑而不言。尼總持搖手道：「人來僧家無此事理。」道育搖頭道：「這邪魔來迷弄我等。」乃扯那行者出殿，說道：「你看看左右兩邊坐著的是甚尊者？那對看殿門的是甚神將？出家僧人不但無此事，亦且無此心。」那行者一面走，一面說：「鉢杖皆是師父們用的，便受了何妨？」三師只是不顧。走到殿上，只見道副向聖像前三拜，再向護法稽首，只說了幾句道：「誰叫那老和尚招了一班徒弟，立出個俗，叫弟兄有俗名，便有俗累；有俗累，便有俗爭。若要不爭，除非異俗。」尼總持道：「師兄，如何為異俗？」道副道：「只叫他代代接下，莫排弟兄，衣鉢便世世相傳。」道育道：「今已排定，誰甘退讓？」道副道：「吾門原屬空俗，名原乃假，今爭空假之衣鉢，留與後來之異姓。這邪魔，你盤據在無人無我，無眼、耳、鼻、舌之家，逞甚精靈？徒招孽報。」道副只說了這幾句，嚇得二魔出了僧腹，往空就要飛走，卻被護法神王打下，道：「此是何門，你敢來渾擾？」二魔被打，泣道：「爺爺呀，是他們先有爭競不讓之心，我們方敢乘機投入。」神王道：「吾神居此，所司正為嚴肅禪門。誰敢違法，同污類俗？如有此等，吾自不饒。你這孽障當押入地獄。」二魔泣道：「上聖開言，吾等地獄自墮，又何要解押？」說罷抱頭竄耳而去。這殿上眾僧方才迎著三師，拱手說道：「不守禪規，妄爭衣鉢，何勞三師評論？我等正在此議說不公，都是他師父多出來這宗孽障。」三師不答，只見兩三個爭競的小和尚齊齊退去。你說道：「不是我父娘掙的家財，少些也罷。」我說道：「既是出了家，入了空門，便這衣鉢有也罷，無也罷，何必苦苦相爭？各各自去，都是那邪魔造事。」眾僧等見了，都笑起來說道：「早若回心，也不勞這幾日爭鬧。」有的說：「好師父，一上殿來不言不語，只在菩薩前咕咕嚕嚕，想是有甚降魔咒語，勸解的法兒，不勞多口饒舌，自家覺悟去了。」三師見爭競的和尚自行退去，便回轉殿廡，見七位阿羅尊者前，有胡僧持短錫杖，蠻奴捧鉢而立，乃警悟於心，上前稽首禮拜，說道：「尊者以道示法，弟子輩守法護教，於自心不愧，尊者不作。」三師正說罷，只見天色黃昏，忽然一陣狂風大作。卻是何故發這一陣狂風，下回自曉。